



基督山伯爵(上)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法] 大仲马◎著 刘 芳◎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基督山伯爵(上)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 [法] 大仲马◎著 刘 芳◎译 ——

煤炭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督山伯爵: 全2册 / (法) 大仲马著; 刘芳译.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020-5060-3

I. ①基… II. ①大…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
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8215 号

基督山伯爵 (全2册)

著 者 (法) 大仲马

译 者 刘 芳

责任编辑 刘少辉

封面设计 新吉乐夫

封面插画 严文胜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84657898 (总编室)

010-64018321 (发行部) 010-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¹/₁₆ 印张 38 字数 79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7911 定价 56.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84657880

目 录

上 部

第一章	船到马赛	3
第二章	父与子	9
第三章	迦太兰村	13
第四章	阴谋	20
第五章	订婚宴会	24
第六章	代理检察官	32
第七章	审问	39
第八章	伊夫堡	45
第九章	订婚之夜	52
第十章	杜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55
第十一章	科西嘉的魔王	61
第十二章	父与子	66
第十三章	百日	71
第十四章	二囚徒	76
第十五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82
第十六章	一个意大利学者	91
第十七章	长老的房间	97
第十八章	宝藏	109
第十九章	第三次发病	116
第二十章	坟场	122
第二十一章	狄波伦岛	125
第二十二章	走私贩子	131
第二十三章	基督山小岛	135
第二十四章	秘密洞窟	139
第二十五章	陌生人	144
第二十六章	邦杜加客栈	147
第二十七章	往事如烟	155
第二十八章	犯人档案	164

第二十九章	摩莱尔公司	168
第三十章	九月五日	175
第三十一章	水手辛巴德	181
第三十二章	苏醒	188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191
第三十四章	现身	201
第三十五章	锤刑	211
第三十六章	罗马的狂欢节	215
第三十七章	圣·西伯斯坦的陵墓	223
第三十八章	订期相会	233
第三十九章	来客	237
第四十章	早餐	248
第四十一章	介绍	255
第四十二章	伯都西奥先生	262
第四十三章	阿都尔别墅	265
第四十四章	为亲复仇	269
第四十五章	血雨腥风	282
第四十六章	无限透支	289
第四十七章	灰斑马	297
第四十八章	人生观	303
第四十九章	海蒂	309
第五十章	摩莱尔一家	311
第五十一章	巴雷穆斯和狄丝琵	316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319
第五十三章	恶棍“罗勃脱”	324
第五十四章	公债的起落	327
第五十五章	卡凡尔康德少校	329

下 部

第五十六章	安德里·卡凡尔康德	335
第五十七章	幽会	337
第五十八章	诺梯埃·维尔福先生	341
第五十九章	遗嘱	346
第六十章	急报	351
第六十一章	如何驱逐睡鼠	352
第六十二章	鬼	354
第六十三章	晚宴	355
第六十四章	乞丐	358
第六十五章	夫妇之间的一幕	362

第六十六章	计划	366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370
第六十八章	夏季舞会	373
第六十九章	调查	374
第七十章	星期六舞会	378
第七十一章	面包和盐	381
第七十二章	圣米兰夫人	383
第七十三章	诺言	385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家族的墓室	391
第七十五章	陈述书	394
第七十六章	小卡凡尔康德的进展	398
第七十七章	海蒂	401
第七十八章	远方的消息	403
第七十九章	柠檬水	406
第八十章	控诉	408
第八十一章	退休面包师傅	411
第八十二章	夜盗	422
第八十三章	上帝之手	430
第八十四章	波香	434
第八十五章	旅行	438
第八十六章	审判	445
第八十七章	挑战	450
第八十八章	羞辱	454
第八十九章	夜	459
第九十章	决斗	463
第九十一章	母与子	468
第九十二章	自杀	471
第九十三章	凡兰蒂	474
第九十四章	认罪	479
第九十五章	父女	486
第九十六章	婚约	490
第九十七章	去比利时	495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498
第九十九章	法律	504
第一〇〇章	显身	506
第一〇一章	赤练蛇	509
第一〇二章	凡兰蒂	513
第一〇三章	玛西米兰	515
第一〇四章	邓格拉司的签字	520
第一〇五章	公墓	526

第一〇六章	分享	533
第一〇七章	狮窟	541
第一〇八章	法官	546
第一〇九章	开庭	551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555
第一一一章	抵罪	559
第一一二章	离开	563
第一一三章	往事	570
第一一四章	庇庇诺	577
第一一五章	罗杰·范巴的菜单	582
第一一六章	宽恕	586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589

上 部

第一章 船到马赛

1815年2月24日,“圣母”瞭望塔的守望员发出信号——从土麦那出发,途经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的“埃及王”号三桅帆船即将抵达。

像往常一样,海关上即刻派出了一位领航员,绕过伊夫堡,在摩琴岬和里翁屿之间登上三桅船。

习惯上,圣琪安堡的平台上立即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在马赛,一只船的进港,永远是件大事,尤其像“埃及王”号这样的巨船,既是在佛斯船厂制造装配的,而船主又是马赛本地人。

“埃及王”号已顺利地越过一段海峡,并且绕过了一个小岛,继续向前行驶。船上扯起着中桅帆,三角帆,以及前帆,驶近港口的时候,显得非常缓慢,非常沉重。使在阳台上看热闹的人,感到不幸的预兆,互相询问着,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不过,航海行家一眼便能看出,假如果真发生了什么不测事故,也决不是船本身出了故障,因为船开过来的情况,处处都表明操纵自如:已经准备抛锚,第一斜桅杆松了下来。领港员正把“埃及王”号引向马赛港的狭窄通道。一个年轻人在他身旁打着迅速的手势,敏锐地注视着船的每一步运行,并复述领港员的每一个命令。

岸上人群里隐隐约约弥漫着一种不安情绪。站在圣琪安堡上的一个人尤为焦虑,他不等船进港,便跳上一只小艇,下令向“埃及王”号划去,在里瑟夫湾的对面靠上了大船。

船上的青年看见那小艇划近了,于是他离开领航员,手里握着帽子向船边走去。

这个年轻人看上去有十八九岁的样子,身材颀长而强健,有一对漂亮的黑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显示出他的镇定和刚毅,好像他是一个从小就过惯了冒险生活的人物。

“啊!是你吗,邓蒂斯!”小艇上的人大声说道,“怎么一回事,你们船上的人都是一副悲哀的样子?”

“真是太不幸了,摩莱尔先生!”年轻人答道,“尤其对我来说,在船驶到奇维塔·韦基亚^①附近时,失去了我们勇敢的船长黎克勒。”

“那么,货物呢?”船主急忙问道。

“货算是安全到达了,摩莱尔先生,我相信您会在这方面感到满意的,但黎克勒船长,那个可怜的人……”

“他出了什么事?”船主问道,神情明显轻松多了,“嗯,那位值得尊敬的船长怎么样了?”“他死了。”

“掉进海里了吗?”

“不是的,先生,他患了脑膜炎,在极端痛苦中死了。”说完,他又转身对船员喊。

^① 一个意大利港口,位于罗马城以北。

“嗨!”他说道,“各就各位,准备下锚!”

所有的人员全都遵命行事。船上共有八个到十个海员,有的跃向主帆,有的拉动帆索,有的奔向升降索,有的转动三角帆索和主帆索。

这位青年船员又察视了一下,看他的命令有没有迅速确实地执行,然后又转向船主。

“这件不幸的事是怎么发生的啊?”船主犹豫了一会儿以后,又重新谈起了这个问题。

“我的上帝啊,先生,完全出乎意料!黎克勒船长与那不勒斯港务长交谈了好久。他在开船的时候,就觉得头脑里面很不好受,二十四小时后,开始发高烧,三天后就死了。

我们举行了普通的葬礼,让他永远安息,把他的吊床缝起来,两头放了三十六磅铅,丢在吉格里岛附近的海里。我们把他的佩剑和十字勋章带来了,要给他的未亡人。船长的一生,的确是值得纪念的。”年轻人带着忧郁的微笑又说,“他和英国打了十年仗,最后还能和常人一样躺在床上离开人世。”

“就是这样,爱德蒙先生,”船主接着说道,他显得越来越放心了,“要知道,人总是会死的,老年人最终要给青年人让路,不然,青年人就没有办法晋升了,你刚才已向我保证货物……”

“完好无损,摩莱尔先生,我向您担保。这次航行,我想您可以赚两万五千法郎以上。”

这时,年轻船员见船已经驶过朗德塔,便大声喊道:“注意,准备收主桅帆、三角帆和后桅帆!”命令迅速地执行着,就像船上发生了战争一样。

“全船下帆,收帆!”在他最后一道命令下达后,所有的帆都降落下来,大船只是凭借自身的冲力在滑行,几乎感觉不到是在前进中了。

“现在,摩莱尔先生,您想上来就请吧,”邓蒂斯看见船主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便说道,“你的贵重货物都在那里,邓格拉司先生从舱房里出来了,他会把每一件事情告诉你,至于我,必须要去照料停泊,还要在船上挂丧。”

船主二话没说,就势抓住邓蒂斯扔给他的绳索,以海员引以为豪的灵巧动作,爬上钉在海船弓形侧舷上的梯级,而邓蒂斯则回去执行他大副的任务,让那个叫邓格拉司的人去和船主交谈。邓格拉司也已向船主迎來。

新来的人约莫二十五六岁,脸色阴沉沉的,天生一副谄上媚下、不讨人喜爱的脸孔。他在船上当押货员,这原是水手讨厌的对象,何况他一派欺上凌下的态度,更使人一看就觉得可恶。而与他相反,爱德蒙·邓蒂斯却受到众人的爱戴。

“您好,摩莱尔先生,”邓格拉司说,“您已经知道那件不幸的事了,是吗?”

“是啊,是啊,可怜的黎克勒船长!他可是一位善良、正直的人啊!”

“而且是一个一流的海员,他在天空与海面之间成长,让他负责维护像摩莱尔父子公司这样重要的公司的利益是很合适的。”邓格拉司答道。

“不过,”船主边看着正在指挥下锚的邓蒂斯边说,“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水手,不需要如你说的那么年迈才能了解他的业务,邓格拉司,你看我们的朋友邓蒂斯,我认为他干得也挺出色,无须向任何人请教。”

“不错,”邓格拉司说道,冷冷地瞟了邓蒂斯一眼,眼神里满是嫉恨,“不错,毫无疑问

他很年轻。船长还没有断气，他就不同任何人商量，居然发号施令，在厄尔巴岛，他多逗留了一天半的时间，而没有直接返回马赛。”

“作为大副，接替船上的指挥权，是他的职责，”船主说道，“至于在厄尔巴岛浪费了一天半时间，那是他的错，除非是船需要修理。”

“船，同我一样，我想也同你一样没有毛病，摩莱尔先生。这一天半之所以被浪费，纯属是他肆意任性的缘故，只为了靠岸寻乐，再没有别的任何事情。”

“邓蒂斯，”船主转过脸对年轻人说，“请到这里来。”

“请稍等，先生，”邓蒂斯说，“我马上就过来！”

接着他向全体船员喊道：

“抛锚！”

锚立刻被抛了下来，铁链在舷洞里咔咔地响着。虽然有领航员在场，他还是继续执行着他的任务，这些工作完毕以后，他又吩咐道：“下半旗，把旗打结、帆放斜致哀！”

“您看，”邓格拉司说，“他已经自以为是船长了，我敢肯定。”

“事实上他已经是了。”船主说。

“是啊，就差您和您的合伙人签字认可了，摩莱尔先生。”

“他为什么不应该获得这个职位呢？”船主说，“他很年轻，这我非常清楚，不过我认为他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素质，并且已经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邓格拉司的眉宇之间，浮起了一片阴云。

“对不起，摩莱尔先生，”邓蒂斯走近说道，“现在船已经停好了，你对我有什么吩咐吗？”

邓格拉司向后退了一步。

“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你在厄尔巴岛耽搁了？”

“我也不清楚，先生。我是为了完成黎克勒船长最后的一项嘱咐。他临终的时候，让我把一包东西交给柏脱兰元帅。”

“你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谁？”

“不是说大元帅吗？”

“见到了。”

摩莱尔向周围张望了一下，把邓蒂斯拉到一边。

“陛下^①好吗？”他急忙问道。

“在我看来非常好。”

“那么你也见到陛下了？”

“我在元帅房里时，他也进来了。”

“你对他讲过话了？”

“不，先生，是他对我讲的。”邓蒂斯微笑着说道。

“那么，他对你讲了些什么？”

“他问了问船上的情况，何时出发回马赛，到过什么地方，装运的是什么货物。我

① 即拿破仑。

想,船上要是没有装货,而且船主又是我的话,他会买下这艘船的。但我告诉他,我不过是大副罢了,船是摩莱尔父子公司所有的。‘啊!啊!’他说道,‘我熟悉这家公司。摩莱尔家族世代相传,都是当船主的。那年我在瓦朗斯^①驻防时,摩莱尔家族有一个成员和我在同一个团队里服役哩。’”

“千真万确!”船主喜不自胜地大声说道,“他是波立卡·摩莱尔,我的叔叔,后来也当了船长。邓蒂斯,日后你对我的叔叔说,陛下还惦记着他时,你会看见他感动的痛哭流涕,这个老兵啊。好啦,好啦,”船主亲热地拍着年轻人的肩膀,接着说道,“邓蒂斯,您执行黎克勒船长的命令在厄尔巴岛靠岸,这件事做的非常好。只是,您把一包东西带给元帅,并和陛下交谈的事情要是被人知道的话,您就要受到连累了。”

“先生,怎么会给我惹上麻烦呢?”邓蒂斯问道,“甚至于我连送去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啊!皇上所问的也不过是对陌生人所问的。哦,对不起,”邓蒂斯转口说道,“卫生署和海关关员来了,我能走吗?”

“当然,亲爱的邓蒂斯。”

年轻人离开了,当他走远之后,邓格拉司又凑上前来。

“喔唷!”他说道,“似乎他摆出了充分的理由,说明他为什么在费拉约港^②停泊啰?”

“不错,理由非常充分,亲爱的邓格拉司先生。”

“哦,那还好些,”那人又说道,“看见一个同事不能恪尽职责,总是一件痛苦的事。”

“邓蒂斯已经尽到职责了,”船主回答,“这就用不着再多说了。他到这个岛上耽搁一下是黎克勒船长吩咐的。”

“说起黎克勒船长,他没把船长的信转交给您吗?”

“谁?”

“邓蒂斯。”

“交给我?没有!怎么,他有一封信吗?”

“我想,除了那包东西,黎克勒船长还托付他转交一封信。”

“你说的是一包什么东西,邓格拉司?”

“就是邓蒂斯去费拉约港时留下的那包东西。”

“你怎么知道他有一包东西留在费拉约?”

邓格拉司脸刷地红了。

“我从船长室经过时,房门正好半掩着,我看见他把那包东西和一封信交给了邓蒂斯。”

“他没有对我谈到这些事,”船长说,“但是,如果有什么信件他会给我。”

邓格拉司思索了一会儿。

“这样的话,摩莱尔先生,”他说道,“我请您千万别对邓蒂斯提起这件事,也许是我弄错了。”

此时,年轻人走了回来;邓格拉司走开去了。

“啊!亲爱的邓蒂斯,您没事了?”船主问道。

“没事了,先生。”

① 港口名,位于西班牙东部。

② 港口名,位于厄尔巴岛

“进港手续不复杂吧？”

“是的，我给海关人员交了一份我们的进港证，至于其他的证件，我已经交给了领港员，他们已有人随他去拿了。”

“那么，在这儿你再没有别的事了吧？”

邓蒂斯迅速向四周扫了一眼。

“没什么事了，一切都已就绪。”他说道。

“你能来和我们共进晚餐吗？”

“请原谅，摩莱尔先生。很抱歉，我得先去看看父亲。不过，我有幸得到您的邀请，非常感激。”

“不错，邓蒂斯，不错。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儿子。”

“这……”邓蒂斯有点犹豫，“我父亲最近身体怎么样，您知道吗？”

“虽然我没见到他，不过我想是好的，亲爱的爱德蒙。”

“是呀，我高兴我父亲把他自己关在家里。”

“那起码可以证明当你不在家的时候，他并没有缺乏什么。”

邓蒂斯笑了。“我的父亲自尊心很强，先生。哪怕他一无所有，我相信他除了上帝之外，也不会向什么人乞求什么。”

“好吧！那么我们等你，你先去看你父亲。”

“再次请您原谅，摩莱尔先生，见过父亲之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我也非常急于去拜访。”

“噢，不错，邓蒂斯！我差点忘了在伽太兰人之中，有一位正在像您父亲一样，心急如焚地等您归来呢！——那美丽的美茜蒂丝。”

邓蒂斯的脸红了。

“啊！啊！”船主说道，“怪不得她三次来我这里打听‘埃及王’号的消息，我不奇怪啦。哟！爱德蒙，你没什么可抱怨的，你的情妇挺漂亮！”

“她不是我的情妇，先生，”年轻的海员神色庄重地说道，“她是我的未婚妻。”

“有时这是一码事，”船主笑着说。

“我们不是这样的，先生，”邓蒂斯答道。

“好了，好了，亲爱的爱德蒙，”船主接着道，“我不耽搁你了，你把我的事情办得很好，我应当给你充分的时间，让你办你自己的事，你需要钱用吗？”

“不，先生！我已经拿过这次航行的全部酬金了，也就是将近三个月的工钱。”

“你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家伙，爱德蒙。”

“您还得说，我有一个穷苦的父亲，摩莱尔先生。”

“对，对，我知道你是一个孝顺儿子。那么去看你的父亲吧。我也有一个儿子，如果他在海上待了三个月之后，谁阻拦他来看我，我也会非常生气。”

“那么我可以走了吗？”年轻人躬身问道。

“嗯，假如你再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没有了。”

“黎克勒船长临终前，他没有托你交给我一封信吗。”

“他那个时候已经写不了信了，先生，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得跟您请半个月假。”

“去结婚?”

“先结婚,再去巴黎一趟。”

“好嘛,好嘛!你想请多长时间假都行,邓蒂斯。从船上卸货至少要六个礼拜,三个月之内,我们不会再出海。不过,过了这三个月,你得在这里噢。”船长拍拍年轻海员的肩膀又说道,“‘埃及王’号出发可不能没有船长呀。”

“不能没有船长!”邓蒂斯眼中闪烁着欣喜的光芒大声说道,“请记住您所说的话,因为您触到了我心里最秘密的希望。您的意思是要任命我担任‘埃及王’号的船长吗?”

“假如我是独资老板的话,我现在马上可以决定对你的任命,亲爱的邓蒂斯。可是我还有一个合伙人,但至少事情已经成了一半,既然你已得了两张选票中的一张。我去给你争取另一张,我一定尽力而为。”

“啊!摩莱尔先生,”年轻船员热泪盈眶,紧紧抓住船主的双手大声说道,“摩莱尔先生,我代表我的父亲和美茜蒂丝谢谢您。”

“好啊,好啊,爱德蒙,吉人天相,去看你父亲和美茜蒂丝吧,然后再到我这里来。”

“要我把您带到岸上去吗?”

“不必了,谢谢。我要留在这里和邓格拉司查查账。在航行中你对他满意吗?”

“这要看指问题的哪个方面了,先生。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位好同事吗?不是,因为我们吵了一次,之后,我曾向他建议在基督山岛上逗留十分钟以消除误会。我提出这个建议真是不该,而他拒绝我的建议是正确的。如果你的问题是指他作押货员的职责方面,我相信我对他没有话。”

“不过,说说看,邓蒂斯,”船主问道,“如果你是‘埃及王’号的船长,你会高高兴兴地留下邓格拉司吗?”

“无论我当船长还是当大副,摩莱尔先生,”邓蒂斯答道,“我对那些能博得船主信任的人,总是会极为尊重的。”

“好呀,好呀,邓蒂斯,我看得出,你在一切方面都是个好孩子,我不再拖住你啦,去吧,因为我看到你再也待不住啦。”

“那么您准假了?”邓蒂斯问道。

“去吧,我已经说过了。”

“我可以用你的小艇吗?”

“用吧。”

“再见,摩莱尔先生,多谢了。”

“再见,亲爱的爱德蒙,祝你走运!”

年轻海员跳进小艇,在船尾坐定,吩咐到卡尼般丽街靠岸。两个划船的人在努力划船。一艘艘海船停泊在从海港入口处到奥兰码头的通道的两侧,在中间形成了一条狭窄的河道,河道里几乎塞满了数不清的舢板和小划子。小艇在船舶中间迅速地溜了过去。

船主微笑着目送他上了岸,一直看着他跳上码头,消失在人群里。卡尼般丽街在当地颇享盛名,从清晨五点到傍晚九点都热闹非凡,当地人以此为荣,他们说下面这句话时神色庄重,那种口音也极有特色:“假如巴黎也有一条卡尼般丽街的话,巴黎就成为小马赛了。”

船主刚转过脸,便看见邓格拉司站在他的身后,显然是等着听他差遣,但实际上也

和他一样望着邓蒂斯，只是两个人的表情完全不同而已。

第二章 父与子

先不说邓格拉司是怎样满怀嫉恨，在船主摩莱尔的耳边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大讲他的同事的坏话，单讲邓蒂斯横越卡尼般丽街之后，沿着黎史路拐进米兰巷林荫道左侧的一幢小房子。到了第五层，他一只手扶住栏杆，另一只手压住狂跳的心房，在一扇半掩着的门前停下，从门缝里一眼便可看到一间小小的房间尽头的墙。

邓蒂斯的父亲就住在这个屋子里。“埃及王”号到达马赛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这位老人的耳朵里，他站在椅子上，用颤抖的手把牵牛花和铁线莲想在窗子上扎成棚子，就以这些事情作为自己的娱乐……他突然觉得有一只臂膀抱住了他的身子，同时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在他身后喊着：“爸！”

老人大叫一声，转过身子，接着，他看清了是自己的儿子，一声欢呼，激动得脸色苍白，身体发抖，投进他的怀抱。

“您怎么啦，父亲？”年轻人不安地问道，“您病了吗？”

“没有，没有，亲爱的爱德蒙。我的孩子，没有。只是我没料到您回来了，我太兴奋了，突然看到你，我吃了一惊，啊！我真觉得好像快要死了。”

“好了，好了，高兴起来吧，亲爱的爸爸！这是我，真的是我！人们说高兴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我没有让您知道就冷不丁出现在您身边。好啦，露出笑容来，看着我，不过不要瞪着这么大的眼睛看我。我又回来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会幸福的。”

“啊！再好不过啦，孩子！”老人接着说，“可是我们怎么会快活呢？难道你再也不离开我了吗？来，快把你的高兴事儿讲给我听听。”

“愿上帝宽恕我，”年轻人说，“我庆幸的，是从别人的不幸中，找到了幸福，可是，上帝知道，我并不希求这样的幸福，事情发生了，我的确没有办法假装悲痛。好心的黎克勒船长死了，父亲，多亏摩莱尔先生的举荐，我有可能取得他的位子。您明白吗，父亲？二十岁上就当船长！薪金有一百金路易^①，还可以分红！这不是超过了像我这样的穷水手所希望的么？”

“是呀，我的儿子，确实如此，”老人说，“是喜事一桩。”

“那么，我摸到的第一笔钱，我打算给您买一座小房子，还要有一个花园种您的牵牛花、铁线莲以及忍冬。但是您怎么样？爸爸，您不舒服吗？”

“不！不！这不会有什么关系的。”说着，老人筋疲力尽，仰面向后倒去。

“怎么啦？怎么啦？”年轻人说道，“喝一杯葡萄酒，父亲，您就会恢复的。您把酒放到哪儿去啦？”

^① 旧时的法国金币，上面的图案为路易十三等法国国王头像。

“不，谢谢，别找了，我不需要。”老人说道，试图拦住他的儿子。

“要喝，要喝，爸爸，告诉我酒放在哪儿？”他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两三个小柜子。

“找不到的……”老人说，“没有酒了。”

“什么，没有酒了！”这回邓蒂斯也开始脸发白了，他看看老人凹陷而苍白的脸颊，又看看空空如也的柜子说，“您很缺钱用吗，父亲？”

“你来了，我什么都有了。”老人说道。

“不过，”邓蒂斯边擦拭着从额头上滚落下来的冷汗，喃喃说道，“可是，三个月前我临走时给您留下过两百法郎的。”

“是的，是的，爱德蒙，一点没错，但你忘了那时我们还欠着邻居卡德罗斯的一小笔债。他跟我说起这笔债，并告诉我，假如我不代你还掉这笔债，他就跟摩莱尔先生要。听我说，为了不让这事对你造成伤害，……”

“于是？”

“嗯！于是我就付给他了。”

“可是，”邓蒂斯大声说道，“我欠卡德罗斯的就只有一百四十法郎啊！”

“对，”老人呐呐地说道。

“那么您在我给您留下的二百法郎中抽出来给他了？”

老人点头表示是这样的。

“于是您用六十法郎过了三个月！”年轻人喃喃地说道。

“你知道，我需要的很少。”老人说。

“啊，上帝，上帝啊，请原谅我吧！”爱德蒙跪倒在老人面前叫喊道。

“你怎么啦？”

“您使我太难过了。”

“算了吧！”老人微笑着说，“既然你回来了，一切也就都过去了，因为一切都会好起来了。“是的，我回来了，”年轻人说，“我带着幸福的前途和一点钱回家来了。看，爸爸，看，”他说，“拿着，拿着吧，马上叫人买点东西！”

说着他就把口袋里的钱全都倒在桌子上，总共有十来个金币，五六个五法郎面值的埃居和一些零星硬币。

老邓蒂斯的脸绽开了笑容。

“这些是谁的？”他问道。

“我带着幸福的远景，和一点儿钱回来了，爸爸，钱在这里，拿去！拿去，打发人马上买些东西来”

“轻点声，轻点声，”老人笑着说，“如果你同意，我还是把你的钱节省点用吧。因为你不在家的时候，别人都说我用你的钱很节省；要是给别人看见我一次买了许多东西，那么他们会说只有你回来了我才能买得起东西。”

“随您的便，第一，我请求您要雇一个仆人，爸爸，我不愿意让您长时间孤零零的。我在船舱的小箱子里私带了些咖啡和最上等的烟草，明天我会取回来。嘘！有人来了。”

“准是卡德罗斯，他得知你回来了，大概来说几句祝你平安归来之类的客气话吧。”

“又是讲一些口是心非的话，”爱德蒙轻声说道，“但是算了吧，他总归是我们的邻居，曾经对我们有过好处，所以他来了我们应当欢迎。”